



832598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楨校梓
同邑後學李頤重訂

主敬

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故編之致知之前所謂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也

天地閒道理無一時息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此聖人之敬也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聖人氣象如此

居業錄

卷三

聖人之心如此學聖人者體之

不顯亦臨無斃亦保此聖人之心學者只是要無閒斷

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

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其心肅然則天理卽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

小學是做敬底事敬是大學骨子若無敬一部大學做不成

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著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自畏上一有惕然二字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

居業錄

卷三

二

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

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斃之戒

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無適是齋子思戒謹恐懼是戒合而言之敬也

孔子言敬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戒謹恐懼整齊嚴肅主一無適惺惺法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俱在內裏聖人言語如此周徧精切

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居業錄

卷三

三

一是誠主一是敬

誠敬雖是二事其實一體非敬無以入誠非誠則敬有閒斷敬是持守之法實有是敬而無閒卽誠也

持敬而無閒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忠信與敬忠信於進德最力然持養處須用敬也非忠信做敬不篤篤敬處便是忠信

仁者人也仁人心也生理具在吾身心爲之主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敬則此心存故爲仁以敬爲主

仁義禮智乃性之在內者是吾固有本然之善非由外鑠惟當存養之令勿喪存養之久則天性自全本心自明

古人自小學灑掃應對事親敬長周旋禮樂習爲恭敬無非存養之事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或曰整齊嚴肅是外貌上做工夫主一無適是心地上做工夫曰內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心不整齊嚴肅者未有心主乎一而外貌不整齊嚴肅者但當內外交致其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雖在外卽所以養其中蓋自中而應乎外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涵養動爲省察統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居業錄

卷三

四

敬者德之聚也敬則眾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肆隨至而德敗也

心具眾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聖學以敬爲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閒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腳步正在此立

朱子曰人纔敬時心便在上身上了又曰敬則萬理具在
或問敬朱子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

敬只是一箇敬又曰篤敬恭只是一箇恭又曰篤恭是篤
實做得有力不走作也

心粗最害事心粗者敬未至也

人心要深沈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
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

居業錄

卷三

五

在

斯須不莊不敬慢情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鄙詐之
心入之矣

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慢易之心入之矣
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學者之所患最是情與輕情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一
敬字可以治之

敬是箇扶持身心底物事怠情是箇喪敗身心底物事故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一整齊嚴肅心便是在是自能整理才寬慢則心便悠蕩無

歸著是自不能整理也

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矣在敬

敬是莊嚴畏謹之意程子說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工

夫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常操常存勿忘勿助

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人若端莊靜一則天理卽存大本自立極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一不莊敬則百邪交侵不待形於外而天理根

原喪於內矣

居業錄

卷三

六

人莊敬體卽立大本卽在不然則昏亂無本

敬只是常常不敢放肆事事不敢輕爲

戰戰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謹恐懼是不敢有些子

惰慢

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

敬齋箴兼內外動靜而言所以不偏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容莊則心正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整齊嚴肅不可頃刻離則心無不存道無不在矣
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
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若非敬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

莊敬是保養身心底工夫

正容體謹威儀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上事
內外交正持養之要道也

主一工夫可漸至純亦不已

主敬只是要得此心專一專一則內直中自有主有主則

事物之來便能照察斷制

居業錄

卷三

七

程子曰敬則無己可克朱子言敬則仁在其中矣皆一意
也

敬則無己可克是預先做了閑邪工夫

敬則心專一專一則精明故聰明生敬則內直內直則無

私故無己可克

心專則不放故程子主一爲敬容莊則心自一故朱子莊

敬涵養

主一則志慮精專故理易明心易熟

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不敬則心事散亂精神

昏憤書愈難讀理愈難窮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扶得道理在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也已發時敬以
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

程子發主一之論與易齋戒以神明其德相同書曰惟精
惟一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皆此意
也

必有事焉此心便無他適乃操存之要窮理之本也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存養

居業錄

卷三

八

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
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
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
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
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心只是一箇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
耳

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必如此然後心純一而無間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
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卽自整頓而

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覺得心放不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合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執事敬修己以敬是事事檢點不敢妄爲君子之學孰過於是

恭敬則非特心存又且明滢蓋心是神明之舍存則自明人須要恭敬恭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以馴致篤恭而天下平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居業錄

卷三

九

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鳧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雖整齊嚴肅亦要箇沈潛細密意思不可把捉太過

把捉二字是半上落下事最難做不若索性從整齊嚴肅做上去更易爲力如人起屋豎得柱頭端正則易撐持若豎不曾起柱頭斜撐持最難

硬把捉便是恭而不安只常切提撕檢束不合放弛乃操

存之道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
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得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孟子求放心朱子言其早是遲了程子言主一則不待求
矣

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
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於
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

居業錄

卷三

十

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
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
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
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
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
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
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
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於事而心
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
心惕然而在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或

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人心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卽心操我整齊嚴肅卽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卽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卽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或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卽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或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卽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或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羈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着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絕於外體空於內內外離隔顛亂

居業錄

卷三

七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厥理應萬事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

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顏子但不如

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其所見者而失之矣此
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上蔡言明道先使
學者有知識卻從敬上涵養亦是此意但說偏了此言
識得後須更存養豈言未識前不涵養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言人不能操存涵養則所
講究之理無以有諸己適爲口語而已蓋能主敬涵養
則天理本原在內聰明自生義理日明所窮之理得於
己而不失故朱子以爲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
守之此涵養之敬所以成始成終也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粗厲之
居業錄

卷二

七

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致知力行工夫雖切要然有時惟存養工夫不可須臾間
斷自始至終皆離不得

心沈潛則造理必深

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
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歸空去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

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

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這

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

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

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此條應列辨異端因講敬處明白簡要故列此

莊敬持養省察克治自無繫縛之事却專一無事時亦

人存養久則氣質自變謂來不昧存乎心思也

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

亦有存養其滅絕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索靜打坐澄心

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

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

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居業錄 卷三 三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

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為不要惹動此

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

寂杳冥為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

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

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為不

靜遂遏絕思慮以為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

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

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為操存之要法也

敬為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敬以直內是無許多雜亂邪念故內直內直誠便存蓋人心只有理理本直敬則可以關防外邪涵養本性

敬以直內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以敬直內是正也助長也故程子曰以敬直內則反不直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

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也

居業錄

卷三

四

程子以必有事焉爲敬是發明言外意又可見敬是義之骨子非敬無以集義

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卽此義也於此會得則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

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了照看其心兩相持攬如鸚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程子曰有主於內則虛是內裏潔淨明澄無昏雜與無主而虛不同如人家主人在內雜亂人不入故虛異端言虛只是空屋無人矣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

居業錄

卷三

七

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心不操是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心有存主卽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釋氏

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

卓然彼徇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

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

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主一主是專主之主一是一於此而不他適純一不雜之天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戒謹恐懼是閑邪工夫才戒謹恐懼心便一常戒謹恐懼則心常一常整齊嚴肅則心常一此等工夫交來交去只一般只是要此心常在這裏敬如何便存得天理蓋心中只是理別無物放其心理便失敬則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別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專要如此而不閒也居敬持敬亦是如此聖人也是專

居業錄

卷三

七

一於敬無箇不敬聖人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離於敬不說主敬與持敬若主敬熟後以至不待著意便是聖人故程子曰主一則有意在然則溫恭是不用戒謹恐懼整齊嚴肅否看來聖人是自然戒謹恐懼自然整齊嚴肅如曰夔夔齊慄曰齊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所具者若到無私意處便貫通若貫通便流行無閒此則仁也存養工夫只在吾身上窮理則不分內外皆當格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

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用也動也體卽用之所存用卽體之所發非有兩事也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李延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

黃勉齋言性雖爲氣質所雜然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

居業錄

卷三

七

不生氣雖偏而理自正以釋子思未發之中又引朱子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爲證竊恐誤也夫偏濁之人未發之前已失其中故已發不能和故子思教人致中和先儒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不善之人亦有靜時然那時物欲固未動然氣已昏心已偏倚理已塞本體已虧故做未發以前工夫須是主敬子思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朱子言端莊靜一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子所謂操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

在內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如只說箇惺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箇操字謂之操又不如只下箇敬字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卻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昔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卽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

居業錄

卷三

六

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箇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卽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

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人做得切己工夫自無許多閒思慮

眞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不是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又曰約敬是也蓋人若敬時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擾底心都一了萬事萬物之

居業錄

卷三

九

理都在吾身上非約而何

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觀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羈繫其心使動不得嗚呼心至靈至貴爲萬事主宰而受制繫於一物可哀也

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

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眾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

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辯也

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易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

居業錄

卷三

三

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三終

卷三

三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四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楨校梓

同邑後學李頤重訂

致知

此卷所論皆致知之事蓋知至而後能行之故首論致知之方致知莫大於讀書故次編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始於大學繼之論孟中庸六經以及天地氣化鬼神人物凡所當講究者皆列於此卷

世道之所賴有二一則降衷秉彝不可泯滅二則賴聖賢遺訓尙存有志之士尙可因以感發用功無此二者生居業錄

卷四

一

民之道熄矣後世教化全不可恃

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原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麤疎草略縱敏者亦略見彷彿而已

心渾是一團理理不明心便欠缺便有蔽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
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心本有知因氣稟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須致知

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喪

在於誠敬

聞見之知雖小天德良知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
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真偽宜
精察而明辯也得其真則合內外之道矣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
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

居業錄

卷四

二

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原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
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究極其所以然
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
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
敗無不窮究方爲窮理致知之學

窮理只是理會到底

格物只是事事物物要窮到極處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
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事透徹守得

大牢固

義理強窮索便有滯礙須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須要窮究到底

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各具一理

萬理同出一原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所論不同朱子於或問論之詳矣然亦是各據自己分上說程子得之易故其言快張子得之難故其言由經歷次序上說

道理根源本是一貫聖賢言語如合符契故程子言論孟

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或者言可推類而通非也四

居業錄

卷四

三

書既治則六經之理已煥然矣豈二理哉若非實得則六經各自一般體面萬端難曉此俗學之難也

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認得道理真異端自惑他不得何以能識得真須實從事理上推究以至貫通則此道明矣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學到貫通處縱橫上下都是這道理只是初間要窮格積
累工夫

察理精後力行便不難
道理不用安排只要審察得是

天下之理洞徹無疑然後行之沛然
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
博觀古今

朱子曰看文字宜先看明白易曉處

看書須沈潛反覆待其義理融液周浹方可放下
書貴精熟不貴貪多

居業錄

卷四

四

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
於身方能有得嘗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
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趨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趨向不正與聖賢之言自相背馳如何讀得聖賢書

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
必深

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

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狂猖
自恣自己不曾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誤

乎

讀書須著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穿破一兩處逐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別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

讀書須著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等處若實做得來自然長進程子說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居業錄

卷四

五

篤恭而天下平又曰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不是程子實做過來如何會如此道今須以程子爲法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爲學之大法也

讀書須以身體驗則書上道理方與自家溱泊若默識而心通之則書與我無閒矣若能忠信則書在我矣今人將書作文章以資進取作訓話以資口語宜其不相入也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因聖賢之言以修身身修則聖賢之言愈有著落

四書六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學不爲己縱讀書多講說詳不過誇多鬪博習爲口語學愈博道愈離

居業錄

卷四

六

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

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駁雜

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小

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
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
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
爲心之害也

聖賢之文順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盡脈絡貫通後世專
意爲文而理意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
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敘事詳明觀四書六
經可見

程子以詩文害道非是詩文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
所以爲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不合他專心

居業錄

卷四

七

致力於此期於工巧便與聖賢爲己之心不同於聖賢
爲學工夫必荒杜子美韓退之當初若能做聖賢工夫
不學詩文其造必不止此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
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
於世著之何用况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

今之賢者只任他天資見識作事間有窺測些天理來用
只是所見淺終不濟事此由於學不講故也

世閒人才儘有亦多有肯做功業者只是理不明做功業
不出此大學以窮理爲先也

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知止而后有定人窮理以至善處自然作事不忙不亂
格物致知是明德初下手做工夫處物格知至是知得洞
徹若非誠意正心修身則守不住終亦昏昧了五者工
夫全則德無不明矣新民者新民之德也一則是君德
既新有以感化引起他同然之心二則是施設教條教
他去做工夫三則是有政有刑禁革其非心使之向善
益固去惡愈力也

致知在格物從事物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管思索想像
便是思而不學則殆

居業錄

卷四

八

人多因不知而敗事故大學先致知知至而不能處事者
鮮矣

自大學格物致知之教不行學者所見淺陋

曉得道理怕人不實去做故大學致知後便要誠意要做
不做此是意不誠是自欺處

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
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

大學要緊處在致知誠意兩章故朱子以爲在初學尤爲

當務之急蓋不致知而欲誠意則善惡未明而所誠者

反非天理之真而適以爲妄能致知而不誠意則所明

之善終非已有自欺欺人爲害大矣

正心工夫愈細密故大學第七章第八章多言心之偏

程子言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誠哉是言也若論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若論工夫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工夫作用亦不出論孟之外所以學者貴自得也先儒以爲推類以通之非也論孟六經之道本一何待推

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論語之書涵育薰陶是堯舜氣象孟子七篇任道擴充乃

湯武氣象也

居業錄

卷四

九

論語集註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爲本又曰恭其本歟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學問根本盡在於此

忠信與誠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誠則合人與理言之

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耳故夫子呼而告之一貫卽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兢臨履忠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卽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

微無聞皆此道也

八思立家賦

曾子當初做工夫全備一底工夫也到貫底工夫也到但未悟也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戰戰兢兢盡其忠誠便是立大本處貫是達道隨事窮理禮記曾子問篇精微曲以盡便是體用上理會但未知得體用是一原故孔子一喚卽悟下而不善於心之五及理學亦與無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要一邊學一邊思習而

察行而著也

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

本出宋王景本文

博文所以明諸心約禮所以有諸己

居業錄

卷四

十

必有事焉卽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爲敬也朱子以必有事曰焉爲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爲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言之誠淫邪遁原於心之蔽陷離窮知言由外以知內也故心學不可不講欲心之正必明理心與理原非二物以言取人須如孟子知言則可

古今說義內者惟程子說得精程子曰處物爲義又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詳味此言義內之意自見矣

朱子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卻添事不如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定規矩與學者守使之心自

存也

朱子曰孟子說求放心煞是說得切細看又說寬了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能如此則此心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愚謂中庸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於此用功自無走作處惟此可補孟子之不及接孔子之教矣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一闢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扶陽抑陰雖聖人之用意實天理之當然蓋聖人之意即居業錄

卷四

士

天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

古人以陽爲善陰爲惡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此以類而言也若論一陰一陽之謂道豈可以陰爲惡以類而言則陽剛健陰柔弱陽清明陰濁暗非善惡而何

朱子曰易有交易變易之義交易者陰陽之相感變易者陰陽之相推相感者固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謂易

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闢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

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一各生兩一物中便有兩儀是易中自然之數畫卦者因之若天地生物無非兩之所爲所生之物其數不拘於此綱縕交錯多寡不齊也

所謂一本天地人物甚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則知天伏羲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參驗錯綜無一毫不合處依此寫奇偶卦畫而天地人物古今事變盡在其中若非一理只此數畫如何便能該盡

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故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加一倍是邵子之數愚以爲陰陽上各生陰陽奇偶上各生奇偶此易之理易之理不出於陰陽兩端變化錯綜生出六十四卦若再錯綜疊上去生得無窮卦出來然只六十四卦足以該盡事理再疊反過乎煩故卦只六十四亦自然之理

也若天地生物只是陰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盡又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獨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

血氣盛則生子子長則父母衰此卽易也變易之大者

凡物有兩端自然之理也卽太極之兩儀以此推之動靜陰陽體用本末精粗表裏盛衰消息死生晝夜寒暑聚散於此精思而有得焉道在是矣

陰陽只是一箇消長陽消處卽是陰生非是陽去生陰陰消處陽卽生非是陰生出陽來陰陽事物到極處便變

居業錄

卷四

三

陽長極了便消消便變陰陰長極了亦消消便變陽亦不是陰變成陽陽變成陰但陰變陽卽生陽變陰卽生以卦爻言之老變而少不變老陽一變便換出陰來老陰一變便換出陽來凡事物吉凶治亂皆是如此故名之曰易

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指作易者與用易者言則涉乎人矣若論理則易卽道之所爲非從道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

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因天人之分而異其名其理則一也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吉凶禍福不在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

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如六爻中正者未嘗不吉不中正者未嘗不凶

無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

居業錄

卷四

十四

一毫私意造爲故出乎實理無妄之外則爲過皆循此實理無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無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皆此意學者則當擇善而固執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傳曰下觀而化發明觀之義最切蓋在上者下之觀仰視效上既能盡觀之義在下者安有不仰觀而化乎必以盥薦爲言者人之誠敬於此爲至盥而不薦不可以詞害意盥則必薦蓋言盥而未薦之時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見觀感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設教也奏格無言時靡有爭篤恭而天下平

無爲而治皆此義也

明以動故豐自格物致知之學不傳學者無以進其明聖
王豐大之業不行於世

名卦之義與卦之象辭本難曉然孔子彖傳說得己自分
明善讀者沈潛玩味則卦義卦辭皆可得矣

本義多本彖傳

讀易者當先觀彖辭彖傳次讀程朱傳義以發明之爻亦
然程傳又有發明到象傳爻象外意者學者所當體也
程子易傳多主事理朱子本義多主象占然有是事則有
是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占亦非有二也若專主本

居業錄

卷四

五

義則似乎太拘必讀程傳方發明得盡

易之道廣大悉備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
之皆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交錯變化高下清濁偏
正美惡無所不有故六十四卦中象占無不備事理無
不該旣不可專拘於事理亦不可專拘於象占也然事
理又切世用

文王在羑里演易周公又繫爻辭是欲以此盡天下古今
之變以爲專爲卜筮恐不可

朱子謂易爲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模寫天地閒造化河
出圖聖人則之是則其陰陽奇偶之數河圖亦因卜筮

而出乎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參驗得無不是此箇道理故畫出卦畫以示人既畫之
後則陰陽消長吉凶悔吝無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
占吉凶

以易爲卜筮之書固不足以盡易以爲非卜筮之書亦不
可蓋易是精微之書造化人事無不在內故以之卜筮
則知吉凶以之處事則無悔吝蓋文明始開卽生伏羲
文字未立先畫卦爻故此書雖聖人所作實則天開觀
龍馬負圖可見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圖中奇偶與
天地開造化事物無不契合乃畫八卦因而重之足以
居業錄

卷四

六

盡天下古今之變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蓋卜筮事變
只一理相感而應無異術故聖人用之卜筮爲多孔子
發明之後天理人事顯然爲學本末廢興存亡進退出
處莫不詳盡自程子作傳多歸於人事而天道著明易
道至此無餘蘊矣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
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
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
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

卻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矣絕滅理義是無其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

居業錄

卷四

七

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之旨矣

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
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
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辯得失興教化
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夫婦人倫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修身
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
錄變風所以戒也

治世之詩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錄其室家怨思
之苦范氏此說甚好

詩之所以能興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哦之久人之心自然欲動和暢

詩之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感發興起詩之不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懲創羞惡此方謂之善讀詩孟子曰詩亡春秋亡治亂興亡美惡邪正詩備矣學者讀之不知所以爲政何歎此記誦詞章之學真不足謂之學也孟子曰詩亡春秋亡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人之至情上之人讀是詩亦可知自省矣

詩雖三百篇然人情之邪正風俗之美惡政事之得失無居業錄

卷四

六

不備見學者欲擇善而固執之莫切於此故孔子謂何莫學夫詩程子謂學詩使人長一格價

春秋乃孔子之行事因當世之事一處置從天理上去堯舜三代之道具見於此其斟酌權衡以定百王之法先儒傳註多穿鑿瑣細惟孟子程子得其本原大意朱子謂以形而下者說那形而上者去蓋孟子程子朱子之學具聖人之全體故深得聖人作用默契聖人心事非若諸儒但推測億度也處置上一本有重一字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營營於私意或當爲而不爲或不當爲而爲之或昏弱而

不振或恃強以爲暴或怠惰而不知修省或僭逆而無
狀聖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后已其於天地生
物之心保民救時之意生殺與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
之中實爲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伯業之
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號爲誅賞其窮鑿瑣碎甚矣

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卽天理也
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
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
不但爲當時而作也

元年春王正月此六字聖人書法是如此或孔子所書或
居業錄

卷四

九

舊史所書皆可王字必聖人所加元年者魯君之首年
不稱首年初年一年始年而稱元年者元有大始之義
古有元祀元日則古人已是如此稱只是一箇理當理
處便是聖人書法春王正月程傳備矣

平者釋其宿昔怨讐之意聖人非不與其釋怨欲其結讐
也但春秋之時諸侯釋舊憾輸新好皆是私意屑屑非
公平正大之體其怨也乃私怨其釋也乃私釋其於處
已睦鄰皆失其道若一循天理則於人又何怨讐之有
不得已而有之亦怨所當怨不待平而吾心未嘗不泰
然矣此春秋之意也

盟以結信先王雖不禁畢竟是忠信不足乃如此然必行會同之禮以釋疑崇信猶是去私就公尚可也春秋之時則要質鬼神以行其私又且動輒歆盟是屢盟長亂非但人情衰薄又褻慢鬼神故春秋書之以示貶則信義重而王化成矣

兵因誅暴禁亂而設聖人所得已也天子方伯乃可行之下此皆當稟命奉詞若私相侵伐及摟諸侯者皆非義舉齊桓召陵之師猶爲彼善於此雖不爲無補功烈亦卑使齊桓有聖賢之學能正心修身以先之惟恐萬物之不得其所惟恐王室不尊荆楚之僭亂誠心懇惻

居業錄

卷四

三

稟命於天子奉詞以伐之則天理昭著君臣上下遠近內外各止其所將使天地安其位萬物遂其性上下與天地同流矣今乃區區懷其伯長諸侯之心結會結盟假仁義摟諸侯僅能止楚之侵暴成己之伯業何足道哉

聖人於荆楚亦因其理而處置之非是嫌也

祭伯來當從程傳當時諸侯不朝王祭伯爲王卿士若輔王修德行政誰敢不庭顧乃自甘衰替下朝諸侯書曰祭伯來苟且無聊甚矣王與祭伯俱失道也

紀侯大去其國以非齊之罪恐非伊川之言紀侯微弱不

能守國固不爲無罪然比之昏暴以致滅亡者有閒矣
非逼於強暴必不去也則齊襄之惡著矣

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亦書法之自然胡氏以爲貶黜恐
穿鑿天子薨曰薨諸侯薨曰卒

春秋以受伐受戰者爲主故書及以責之夫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是旣失爲國之道矣今又不能持重自守固
國保民明辯曲直以御敵八之師乃僥倖一勝而遽與
之戰非已亂之道也幸而一勝則結怨生亂不幸而敗
則宗社危矣

春秋凡書弑者其罪必誅而不赦也其被弑者昏惑不君

居業錄

卷四

三

可知矣書殺賊者幸其能討賊也不書者罪當國臣子
不能討賊也內不書弑者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
誅可見矣此聖人言外意也不地所以著其實之不可
揜也賊不討不書葬者罪臣子無爲也賊在則喪禮廢
而不成葬矣此法明則忠孝全人道立

程子言諸侯不可越國迎婦止當親迎於館是或一道禮
不曾載天子諸侯婚禮無可考孟子亦曰諸侯之禮未
嘗學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似諸侯越國親迎也故
文定引以爲證

內外之分乃自然之理聖人因而辨之胡氏引內君子外

小人爲證亦朱本意外小人只是不使小人在朝也非不使居本國其言王德之體王道之用亦未嘗內外之分體也如此用也如此使之各安其所以覆載也體用非二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旣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自古說春秋者惟程子最精其曰經世之大法皆先儒說未到

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傳發明得到胡文定旣學於謝

居業錄

卷四

三

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已說也

春秋卽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胡氏春秋傳多穿鑿只得他議論發越然緊要道理亦發

未到

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

曰春秋經世之大法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

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

爲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

之意不中不遠矣
春秋傳惟程子精約簡當胡氏詳備議論發越然胡氏亦有穿鑿過當處

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語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春秋書法謹嚴讀之凜然可畏但名分之辨其事事是如此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外地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居業錄

卷四

三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非胸中有王道不能註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
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况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

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粗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累

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能於此處真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既言大道孔子不當刪去孔氏言懼覽者之不一既言大道豈有不一乎程子言後人稱述當時失其義理者既失義理周公必不令外史掌之蔡氏謂簡編脫落不可通曉亦不應盡脫落雖或脫落存其明白者亦無害竊意三皇之時風氣初開

居業錄

卷四

五

大中至正之道未盡明或過於渾淪或過於朴素簡靜非後世所宜者周公之時禮樂政教方極明備存之無害後世爲害必矣孔子欲爲萬世立法故去之程子謂上古雖有文字制立法度爲治有跡自堯舜始斯言得之

天乃至大之物至健之體萬物所資以始故曰萬物本乎天天乃氣化之主生物之祖也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

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聖人做天底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之作用又與聖人不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非有度以天日遲速之差而名之天非過也只循其健體之自然日月非不及也亦只是循其自然之體以天日月三者較之則見天過日不及月尤不及此度數之所由分然論日則以日爲主而見天與日之遲速論月則以月爲主而見日月之遲速論歲則以天爲主而日月之數因可考

曆家只是截法元不識曆

居業錄

卷四

五

日月交會而日食是月掩日每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不相食者度雖相同而道不相交也度相同道相交則日食

程朱說日月各不同程子言日月乃陰陽氣之盛處運行不息行到子上則光在子行到午上則光在午本無一定之形象月虧盈之說以爲月近日則威損而氣衰故光虧月遠日則勢盛而氣盛故光盈朱子用先儒之言以日月有一定之形影如丸如毬乃陰陽之精運行不息日速月遲是以或近或遠月受日光體魄常全受光常滿本無死生虧盈乃人見之則有正側不同正則見

其光全側則見其光缺日月近則人在下見其側遠則人在中間見其正會而正交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正對則日射月而月食二說不同朱子近是以書之旁死魄哉生明論之則程子亦有理

露是星月之氣與溼氣相感而成故夜有雲則無露地乾處露薄

霜露程子以爲星月之氣朱子以爲非星月之氣露只是自下蒸上此當從程子若其夜陰雲無星月便無露豈不是星月之氣朱子以露結爲霜程子以爲非是此當從朱子熱時有露無霜寒時有露便有霜豈熱時都感

居業錄

卷四

三

得露氣寒時都感得霜氣蓋是寒時露凍得成霜也雪雹則是雨凍結成也高山頂上無露被風吹散了溼氣

霜露俱當

從朱子

先儒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夜入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氣旋袞得地在內不陷伯岐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

尤精當

潮是海水溢而滾上江去錢塘江淺故有湍激之勢而潮勢大揚子江水深故潮勢平先儒皆以爲潮隨月是也月臨子午則潮生子午乃陰陽之極也月臨卯酉則潮

退卯酉乃陰陽之交月爲太陰水陰盛故從其類自朔以後望以前月臨午潮生月臨子汐生望以後朔以前月臨子潮生臨午汐生餘則先儒之論已備

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故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

居業錄

卷四

七

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闔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凡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伸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年底晝

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
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
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
理精氣爲物物便是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是是
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
來作新來之聚散將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
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
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
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張橫渠言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則可言萬物不能不
居業錄

卷四

三

散而爲太虛則不可聚則生散則盡物理之自然豈又
散去爲太虛者太虛亦不待萬物散而爲也

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居仁未敢以
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失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
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

不必以既返之氣爲方伸之氣此可謂識造化之妙矣

前年二月梅花始開今年十二月梅花開天地間氣數不
齊如此

生物須要陰陽交感乃生或以氣交或以形交天地網緼
萬物化醇是氣交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形交

無處不是氣只是人不見耳有形影人方能見有形影是質質氣之融結者如虛器中皆有氣在內不開兩孔則不能入水是用一孔出氣一孔入水

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用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然天地間氣剛者勝柔實者勝虛強者勝弱重者勝輕疾者勝緩謂之無氣則不可

天地中和之氣都在中間故人倫正禮樂文物盛海內之地亦不甚闊不滿萬里其餘皆邊塞是只有中間許多

居業錄

卷四

三

氣最正四邊皆天地之偏故人物亦偏全許多道理不得聖人之治不及四遠亦是氣限隔了然海內風氣自西北開始漸開至東南故三代以上東南爲蠻方今東南人物更盛此天地間大消息也風氣變更無定今之偏而未開者安知異日之不更盛乎

堯舜生朱均瞽繇生舜禹清濁美惡變化莫測雖聖人亦莫能與也

鬼神是氣之精靈運用者故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程子曰功用謂之鬼妙用謂之神朱子曰鬼者陰之靈

神者陽之靈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說得人鬼死生最明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世間無這箇活弄底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

今人多惑於怪異是未嘗知性知天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外俱是異端他道不必窮也

學者不可先去窮究神怪但只守吾正理正理既明則自己能曉之蓋不測者爲神不常有者爲怪非無此事但有邪正之分耳

今人多談怪異以爲有者必惑於神怪以爲無者只是硬見終不足以解時人之疑故孔子不語怪以此蓋天地

居業錄

卷四

三

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之氣而已其交錯變化有正邪常變易險明暗之不齊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共由故不以爲怪邪變險暗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皆驚異故以爲怪然聖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窮究正理既明不正者可照見縱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窮他只守吾正理而已邪終不能勝正今仙家及巫師做把戲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當知也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爲若達便是

堯舜氣象

程子言橫渠門人守禮節沒滋味如喫木札相似言其少窮理致知工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爲不善也苟能於禮節中深體密察而謹守之則知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已矣

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子只說常惺惺常精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爲二底意思朱子於中庸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此爲至論

王介父詩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脫使二公俱早死至今真僞有誰知此是據他地頭說豈有心居業錄

卷四

三

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當時六軍萬姓皆知周公之心詩曰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又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姦雖當時識之者少然其過服垢敝飾爲節儉假爲謙恭無非矯情干譽之事包藏禍心之謀其藏於中者如此其發於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諛文飾之言亦非難知也但不遇有道者以照之

鮑魯齋作天原發微雖欲窮深極微只是不能有諸已馬氏作文獻通考雖欲博通古今但雜而不精胸中元無權度故斷制多差

氣之發用處卽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
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

陳公甫說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
足以載道矣

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其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
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
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
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
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

莊孔暘觀其詩只是一箇豪曠之士此風旣成則天下學
者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

居業錄

卷四

三

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
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
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四終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五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楨校梓

同邑後學李頤重訂

力行

此卷所論皆克治求仁之功蓋窮理既至當力行以踐其實也凡處事持己待人亦以類從而列於此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人才難得可不自重自勉

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

居業錄

卷五

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俱不可正

聖人只在天理上行無所損益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

理明後又持守堅固力行純熟此是大賢

理雖平時窮然必經歷試驗方熟

此理須從優游涵暢中出來則意味自別卽孟子所謂自

得之也

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

有聰明識義理不能持守而喪其本心者多矣雖曰知之

未真然皆因氣偏欲汨故也此持養之功所以貫乎學

之始終不可須臾舍也

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爲空言知爲空知何學爲哉

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言必不差事亦順理

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爲私意所蔽固則當致其克復若欲以吾之胸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於異端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顏子克己只就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做工夫不言氣質之偏物我之私者蓋能如是則氣質之偏物我之私不待

居業錄

卷五

二

克之而自無矣

非禮勿視聽言動勿便是克之意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人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

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不合理事便不可爲故曰非禮勿動

心不安處便不可行故論語言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
心在重處發熟處難忘若利祿重則心在利祿上發功業
重則心在功業上發那邊熱心只從放那邊是戀著舊
習也若非勇猛奮發擇善固執改革舊習雖欲勉強操
持心未易收嘗謂學專爲己心自少至外馳更加主敬
其有不存者乎

人只當守定實理實理之外不可再有妄動故曰无妄行
有眚无攸利

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
居業錄

卷五

三

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肆之
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
預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常觀書求義理浸灌
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
諸己

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蔽無蔽便明
何以能公克己則公矣

朱子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耶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

屈便是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工夫不密則外邪乘隙而入

日用閒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有私意便克去此進

學之要

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則學自進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被雜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常整整不

亂

居業錄

卷五

四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

人心全是天理才違理心便不安心便愧忤

心廣體胖誠意之效是天理實有諸中也

天理須要熟

性情須要養飲酒過醉亦壞性情

人之身皆天理所爲舍了理如何做得人如何處得事

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孔門求仁是就本心親切處做而天理萬物自相貫通堯

舜三代之治自此而出

除去私意便是仁

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程子善之蓋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與己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攝也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生理也

不可自怨蓋怨者求仁之方施於人之事也若施於己則自治不嚴偷惰苟簡進脩必倦改過必不勇矣

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卽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卽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措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以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居業錄

卷五

五

聖賢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

名聲財富俱是外面事吾身之最親切者莫如仁故孔門程門俱在求仁能求仁則堯舜三代事業盡在此

仁是人身至親切道理非忠信篤敬不能保而有之故孔子先教人忠信篤敬

孔門學者只在求仁程門亦然能仁則天地之生意在我仁民愛物自不能已矣

孔門以求仁爲要程門亦然仁者心之德求仁所以全其心之德心德旣全在我則有自然之生意在天地萬物則亦流通無間故仁之於人最爲親切入聖人氣象於

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仁字蓋物之生意盡在於此某嘗愛喫瓜仁桃仁喫著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當體便要存得本心本心既存則生理自在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公

天下事以私心爲之亦私也須窮理克己

天理至實故忠信便存得天理

忠信是立誠處所以能進德也忠信二字最有力

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己

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

居業錄

卷五

六

所發不差則萬事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間斷則熟矣

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矣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一定之分

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敘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

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至於死生亦天

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靈也當貧

賤而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事來當順理以應之然事未至己先

有此理故又先要立其體

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人心宰制事物若馳逐事物是爲物所制也

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難非但自己不難施之於人亦順而治此乾坤簡易之理

處事之法正己爲先順理以行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趨時好然順理處天且不違况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

居業錄 卷五 七

只正己而已人之從違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從違用舍爲累則失其所守必矣

順理處事事自洽人心自服

天地人物皆正理所爲著邪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貞合正理處則事自洽見事皆是正理合正理處人心自服見人心盡是正理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共此理也蓋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吾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我這裏正他那裏亦正我這裏順他那裏亦順其格感處置無有不通者一理也一本也然則君子之存心處事可不自盡乎

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莫非實理所爲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理之當然則自然順洽若著些子私意便是逆天違物卽亂之源也

某在佑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

爲煦煦之仁子子之義者一則所見小二則立心私

居業錄

卷五

八

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斫

作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計較利害

事物皆是理不順理處不得事上面生些計較便不好人不可徇偏好執己見義之與比

私於己者必害於人與眾同利者利莫大焉

利者人之所欲也不可專專則有害義者人心之同然也自不肯專聖賢以義爲利也又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利

莫大於義害莫甚於利

程子曰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

聖人心如止水

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君子以有才爲幸小人以無才爲幸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

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東萊又謂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說固善然論其極則內外

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苟林父伯宗不能

居業錄

卷五

九

陳示天理之當然不過爲謀利計功之私謂之是可乎

五伯假仁義事雖似是然謂之假則不是矣

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耶

正古今滄滴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然其

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

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只是順之不會加得一毫

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

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日用閒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徇

己之偏也

天地發育萬物是此理之流行聖人應萬事是此理之發

用學者當隨事省察處之以理可漸到聖人地位只要

熟也

應萬事一本作順應萬事隨事作隨時

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

涵養這道理熟發便中節

後世學淺陋不濟事以其不求止於至善也至善是天理

之極不止乎此便是半上落下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不仁義則人道絕矣今人處事不

存天理只用智計便虧卻人道

居業錄

卷五

十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

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

未嘗無心與理一也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

萬事各具一理心之靈足以該具之心存理明天下事可

不勞而治

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何謂物

各付物順理便是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

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為害

尤甚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際方無滯

礙

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脩

事事要打點合義則心亦不放不亂

日間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底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

明人倫正

人之作事只盡箇當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只循

其當然之理則意必固我之私可脫脫則無累矣

居業錄

卷五

十一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

不似誠意在我人之感不感從不從不可必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過人遠矣

永樂閒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

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脩己治人之道無干涉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五終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六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楨校梓

同邑後學李頤重訂

出處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學旣優則可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是從所當審處也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爲難士以不自失爲貴

學至於誠身便有獲乎上之理只在所遇如何

卦之六爻以中正爲善又必有正應方可有爲蓋中正則

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誠意相孚方可以成天

居業錄

卷六

下之治

文王得太公便載之後車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禮之重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以有爲上者如湯之於伊尹
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次者如桓公之於管仲
燕昭之於樂毅高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皆君臣
相知相契之深

正道難行如良玉難售大器難用自然之理學者不可以
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範我馳驅而不獲詭遇而得禽
豈可因範我不獲而詭遇乎然在末世則然遇湯武又

何難行哉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舍道德外亦無功名

內有所得不藉於外故富貴貧賤皆不足以動其心以爲

君子不欲富貴則逆人情只是以義爲主

能處貧賤者必能處富貴

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

不肯苟取

非義而富貴不若守道而貧賤

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所遇富貴貧賤不足

居業錄

卷六

二

道

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非大過人者不能也此時當如此

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固可羞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尤可恥

也

古之君子世無道則隱一則道不可行二則亦所以免禍

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道不行不可立朝職不稱不可食祿

人要立功業是私意不立功業亦是私意只循理而已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順理應事事當爲

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故禹稷憂

而顏子樂也

士君子只當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自求進求進則先失其道矣

才枉己便正不得人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以功利相合必有爭奪之嫌猜忌之心故不能保其終以道合者各止其所而誠意相孚故始終如一

功臣多不保其終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嘗以道合其所爲者多權謀智計未嘗以道義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權謀智計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挾其功欲保其終豈不難哉儒者只務引其君當道道旣行則可以保天下之民豈不能保其身乎然則揚雄儒者不保終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禁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篡弑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卽逆黨也稍知義理者不爲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濟斯民篡弑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與之行道乎

詩言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趨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莊列則是姦計小人聖賢道理極明許多

事業都在聖賢身上其出來必與天下俱安道不可行
事幾亦先見若不識事幾徒出犯難身世俱無所益
今人爲利而仕便不正當了縱有小小功業亦不濟事
今日之官只有教官做不得

居業錄

卷六

四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六終

